知食分子

# 书到今生读已迟

□ 李海燕

杨绛先生走了,以105岁高龄。但川端康成说过,有的人,不管他什么时候离去,总使我们痛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对我们的重要性。这话说出来,很容易在微信群里遭到鄙视和群殴,因为前些天微信群里悼念杨先生离逝的帖子刷屏的时候,已有人跳出来讽刺过了,连杨先生的名字怎么念都拿不准的人,也跟风悼念先生。其实我对这种讽刺是持否定态度的,就像当年有人讽刺附庸风雅,我觉得总好过自甘堕落,万一附着附着真雅了呢?就像成千上万跟风悼念杨先生的人里面,只要有人,哪怕是很少的人,因为这个契机,去找了杨先生的书来读,去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际遇和风骨,这风就刮得有理,跟得有效。

当然,我其实更希望有人因此认真地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悼念杨先生?

微信上最流行的话是说杨先生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当然没错,而且证据充足,抗战时期钱锺书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杨先生文能写出畅销剧本养家糊口,武能充灶下婢让钱先生专心写小说,更不要说日常生活中以"万能的神一样的存在"处理家庭琐事,让钱锺书保持那份痴气和孩子气。但我从来不同意称杨先生为才女,在称"才女"所需要的小情小调,和称"先生"所需的学养、风骨和通达之间,相去十万八千里。

被称为知识分子、称为先生,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学养。如果要找出一个理由悼念杨先生,我觉得就是这个。杨先生那一辈的知识分子中,学贯中西好似是个基本要求。年少轻狂的时候,曾和同窗一起讨论过,大师之成为大师,需要哪些条件,我们以钱锺书为例得出三条:家学渊源,这让其起点高、见识广、少走弯路;二是天资颖悟,一般人可能用不到拼天分,但要到大师级别,天资有欠缺大概是不成的;三是努力不辍,一天也没耽误过。研究完这三条,我和同学沮丧地叹了口气:"看来大师是66%的先天条件+33%的后天特别努力构成的,普通人就别做大师梦了。"确实,见识到真正的大学问家的学养时,一般人很难不产生"书到今生读已迟"的慨叹。不过叹完了,书还是要读的,迟到也比不到好吧。

知识分子中堪称先生的,要再加上风骨二字。杨先生一生,若要送一个字给她,我选了个"淡"字,她的美,是一种人淡如菊的美,她的处世,是一种淡泊无争、遇风浪淡然处之的从容。关于这点,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钱锺书与杨绛冷眼冷肠,失之于刻薄;在特殊年代失之于自保而未能振臂一呼。先说"独善其身"这一条,我真想把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儿都发到极权年代的古拉格去试一试,在肉体和精神双双处于被控制、被消灭边缘的人,能控制住自己不因为要自保就伤害别人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骨气来战胜人本性中的利己和自私。因此我很同意易中天说的,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但人往往是这样,要求他人时容易唱高调,面对自己时,容易底线守不住。

再说冷眼冷肠或者说刻薄。年轻时也持过这种观点,觉得钱先生杨先生在某些事情上不够宽容,到现在这般年纪,才理解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要求够高。普通人的人生不过是一次的妥协之后再加上另外一次妥协,每次妥协之后,为了原谅自己说服内心,就会强调对己对人的宽容。那些对己对人一直高标准严要求的人,在普通人眼里未免不近人情,其实,那正是他们成就自己的方式。另一位堪称先生的女士张兆和写过一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大爱"十分冷淡存知己"这一句,可见人家未必是冷眼冷肠,只是要看你够不够得上人家的青眼和热肠罢了。而且,只有真正做学问的人才能明了,删繁就简的专注,对做学问的重要,为这,"十分冷淡"也是值得的。

杨先生走了,不知道这会儿喝过她早就讨论过的"孟婆茶"没有。我想杨先生大概是不愿喝的,她还要去寻锺书和阿媛呢。杨先生的背影渐行渐远,脑海里却是"他们仨"团聚的画面,成千上万的文字、画面和故事曾经从这三个人的笔下诞生,从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成为给其他生命的馈赠。这些,将超越他们的生命,超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所以,请允许我毫无悲伤的告别,书里见。

坊间纪事

# 在县城里搞文学

□ 李 晓

"我觉得,我还是在县城搞文学好,所以我回来了。"前不久,县城里的老朋友老刘从北方一座大都市里风尘仆仆回来了。老刘感慨说,大都市里诱惑多啊,出门逛街,一眼望出去,全是白花花的胳膊大腿晃动,这个欲望滚滚的都市,还叫人怎么安心搞纯文学啊。

老刘同我一样,一直自我标榜是搞纯文学的,他至今已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不过全是自费出版。老刘也很是豪爽,给自己的小说创作开了十三次研讨会,供应丰盛酒食,每次都有好些人喝得大醉,拥抱着老刘激动人心地鼓舞:"冲刺茅盾文学奖吧!"

去年出一本文学集子,我去找老板朱大毛拉点赞助。朱大毛正在馆子里啃猪蹄子,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就五千。朱大毛站起身来,对我发毛了:"我让你先把我朱家的家谱写好了出版,搞啥子文学啊,没钱!"

我在朱大毛那里受到了冷落,又去找朋友吴哥。吴哥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在这个县城文人圈子里,我看他最顺眼,常同吴哥探讨写作上的事情。有一次,吴哥穿了一条内裤在沙滩上睡觉,他一个人在那里发出狂笑。我以为吴哥遇到了什么伤心事,神经崩溃了。我如约赶到江边沙滩,吴哥一把搂住我说,浮云,一切都是浮云啊。吴哥说,搞啥子文学啊,文学都是我对这个世界彻悟前的谎言,我现在得把这些谎言一口一口给呕吐出来。

那天我找到了吴哥,他听说我要出书,面露惊讶:"出书,你还不如再结一次婚。"吴哥有好久都没写文章去赚稿费了,他告诉我,他被一个女老板给包养着呢,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沙滩跑步,高举哑铃练出强大胸肌。《我们的肾》,这是吴哥被包养后写出的唯一一首诗歌。念在我们多年朋友的份上,他还是让女老板赞助了我五千元。我在书的后记上,隐晦地表示了感谢。

记得吴哥在落实了我的出书经费后,还喊来了诗人罗天顺一起喝酒。罗天顺那天却不能喝酒,他的两颗门牙被打落了。打落罗天顺门牙的人,是一个贩卖古董的暴发户。听罗天顺道出了自己满肚子的苦水。原来暴发户常常夜不归家,在一次县城文学圈子的诗歌沙龙上,暴发户的老婆也在那里,罗天顺朗诵了自己刚出炉的诗歌。那位女人给他留下了电话,说自己很喜欢诗歌,觉得诗人是最有气质的人。有天晚上,罗天顺把自己出版的诗集拿去送给那女人,两人生情,正拥抱着缠绵,却被回家的暴发户撞见,罗天顺狼狈逃窜,被暴发户打落了两颗门牙。

罗天顺叹气说,一个县城,有哪个部门来为受伤的诗人做主。也许是我喝了酒,来气了,当场指出,罗天顺,你这种破坏人家家庭的行为,本身是要受到谴责的,你不要让诗人这个称谓蒙羞!罗天顺气愤得拂袖而去。吴哥责怪我,你干吗说话这样直啊!

我没理会吴哥,继续说起县城文人圈子里的事情来。我埋怨县城里的文人拉小圈子,讲究裙带关系。埋怨文学圈子里论资排辈,埋怨文人之间在明处拥抱,在暗处中伤。埋怨熊作家的老婆患了癌症,熊作家还在外面游山玩水。埋怨有一次写了诗人黑先生的评论发表后,另一个诗人华先生对我劈头大骂,骂了我祖宗八辈。埋怨县城作协闹嚷着争论县城作家们到底是属于国家、省、市、县级别,结果还是把我排到了县级。

吴哥忍住性子,听完了我祥林嫂般的唠叨,一拳打在我身上,大吼了起来:"难怪你这些年写作上没突破啊,你这样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哎,像我这样的人,在县城里搞文学, 还有意思吗?

# 农民的等级

□ 邹 坤

在城镇人眼里,我们不仅是农民,还是土农民。既然是土农民,就有许多的陋习。

农民有许多的陋习,这是事实没法否认。十多年以前,家里因为要节省一切开支,一般不买卫生纸,上厕所用的厕纸基本上都是我写过的作业本,一分两半一次用半张,又或者使用到处找来的旧报纸。作业本用的纸相对薄些,擦屁股能将就。报纸太硬,需要提前将之揉软。

在田间地头劳动,遇到"内急"是常事。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就用掉在地上的三五片树叶叠在一起"解决"问题。若是手边连树叶都没有,就揪路边的几把草将屁股三擦两擦了事,事毕到沟渠洗手。冬季树叶和草都不好找,也有人使用田里的土坷垃,至于是否会致病会不会感染,则不能顾及了。

但是,您千万别嫌脏,这和人的教养没有关系,更与人的智力沾不上边。不讲卫生终归不是农民所愿,原始人都知道用树叶挡住私处,今人岂能不知?谁都喜欢穿着光亮新鲜,谁都喜欢生活富裕满面红光,但没办法。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文中也说过:"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然而,陋习也好,劣根性也罢,诸多的农民并不当回事。他们不会拿自己和城里人比,实际上也没法比。但他们会和自己比,会为自己分出等级来。

我们家所在的村子,是土地肥沃交通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比之山区丘陵"出门基本靠走,联络基本靠吼"的地方要好出数倍。于是我们从小就会传唱"山里娃儿没胆子,背上背个尿罐子"之类嘲笑山区农民的童谣,把自己当作是"上等农民",而以彼等为"下等农民",老把自己当作"上等农民"来自我陶醉。我就是代表之一。

这有些像五十步笑百步。但最为可笑的并不是百步,五十步不但可笑亦且可悲,我至今想起仍然颇为愧疚。我们在嘲笑山里"下等农民"的同时,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被城里人,甚至是被另外一部分农民看成"下等农民"?

更可怕的是,当农民生了等级之后,便亲如父子兄弟亦会逐渐生分。

村人有张氏两堂兄弟。其兄富、其弟穷。其兄夫妇婚后一直未育,便抱养了弟家的一子一女。其弟儿女多本不在话下,但当他们贫穷逐渐成了习惯后,其兄一家生活蒸蒸日上。两家虽近在咫尺,但在一夜间,因抱养而分开不远的亲兄弟就有了差别。

为方便起见,弟家的儿子就叫张二,其兄抱养的儿子就叫做张大,后来均娶妻成家。那年,张二家土房破败不堪,已经无法居住,想要翻新修建楼房。张二夫妻多年来以捡废品、当环卫工为生,积攒的钱有限,修房总有五六千元的差距。张二无奈,就向张大兄嫂求助。

张二想,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况且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张大家楼房伫立窗明几净,几千块钱应不是难事。熟料借钱之请被张大家的一口回绝:没有!张大家的怎能做主?自是张大拿事。

热脸蹭个冷屁股,不愿借也就不借。张二生了两天闷气就释然了: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罢了。时隔不久,张大家的在外边对一些人说,借给他们钱,他们哪里还得起?张二几欲呕血。

一晃几年过去,张大做生意亏了本,此时张大家老二娶媳妇,女方索要数万元彩礼。张大无奈,就开始打张二家那笔卖地补偿款的主意。张大家的以弟兄之情为名,向张二借三万。张二自是不肯,张二家的后来说,当初她是怎样对我们的,现在又来借钱,我们这点钱还要供娃娃上学呀,她怎么说得出口!

宽容大度,是中国人的善良品质,也是乡村农民的善良品质,这是千年的积淀,任何时候做不得假,装不出来。但是,睚眦必报也是农民的特质。用句很文学的话说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话有些过,理却端。古往今来,乡下生活中多少人是因为三五根菜、三五句话而大打出手的?有许多人甚至因此而丢了性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反之亦然。

以后几年,张大家一个同宗,做生意致了富。张大家的老大就跟着这个同宗买运输车,当内管家,日进斗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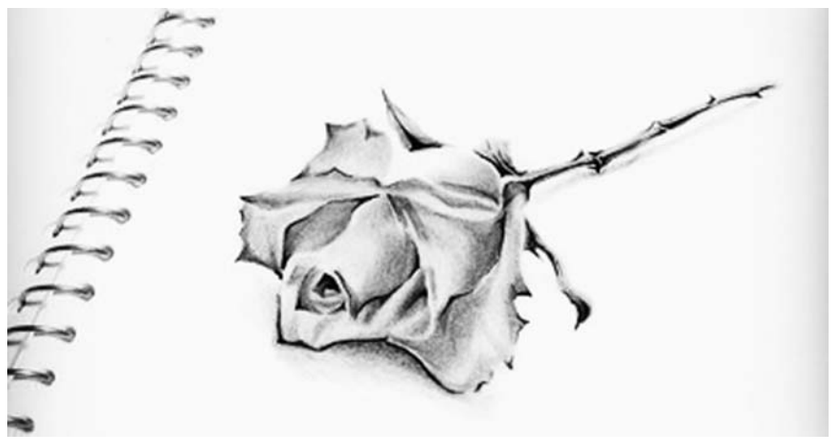
一时间,张大家的一见张二,就仰起头走路。就连张大家的狗也厉害了许多——张大家的狗和张二家的狗打架,原本张二家的狗稳占上风,现在完全倒了过来。

张二说,人家高贵,认命吧。张二又对自己老婆交代:路上看到了,躲起走!

俗话说,乐极生悲。张大家老大不知从何处借来高压气枪试新,想是用着顺手,就自己买一个,才一万多块钱,不算事儿。在试枪时,一颗子弹飞出去,正中一位老者胸口,送医院后,老者不治身亡。公安局并不是张大家所开,在法律面前,尽管有他的同宗上下打点,也多少显得有些苍白。张大家老大便从此身陷铁窗。

张大与张二两人,只是千千万万"上等农民"与"下等农民"中的一例。分了等级的农民,他们之间有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不过,世事难料,如果将来张二的孩子有大出息的话,张二会不会又一跃成为"上等农民"?

TEXT 纸上博客



逝者如斯

# 不争之争

□ 柯云路

杨绛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她的书我读得不全,《我们仨》《干校六记》《洗澡》熟读。《我们仨》讲夫妻、父女、母女,种种细节,感人至深。《干校六记》写十年中的种种遭遇和不幸,并无控诉,文字平实幽默,读时甚至常会笑出声来,却凸显出那个时代的种种荒谬和残忍。《洗澡》就不用说了,是对那场运动最生动直观的描述。

喜欢她的文字,更喜欢那些文字后面表达的人生态度。

在我看来,杨绛的晚年过得相当不易,先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个被她骄傲地称为人生唯一杰作的女儿钱瑗先她离去;不久,在晚年曾"决定不再分离"因而放弃许多风光机会的丈夫钱钟书亦撒手人寰,留下八十多岁的自己。看到过许多赞赏杨绛先生如何坚强的文字,但她去世后其近亲的一句话透露出其内心经历过怎样的苦痛:很长时间杨绛先生都需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一般的常用剂量不行,但这种药管制很严,只得让亲属帮她找药……

她是靠灵魂的追寻与坚守活下来的。

杨绛先生晚年不少文字探究灵魂与生死,她说:"人都得死。人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肉体离开了灵魂就成了尸体。尸体烧了或埋了,只剩下灰或土了。但是肉体的消失,并不影响灵魂受锻炼后所得的成果。因为肉体和灵魂在同受锻炼的时候,是灵魂凭借肉体受锻炼,受锻炼的其实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一个中介。肉体和灵魂同享受,是灵魂凭借肉体而享受。肉体和灵魂一同放肆作恶,罪孽也留在灵魂上,肉体不过是个中介。所以人受锻炼,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

杨绛先生去世后,我把这段话放上微博表达我的纪念。有网友留言:人有灵魂吗?怎样证明?

是啊,这似乎是个无法证明的事情。

那么,我想先设一问,梦呢?梦是真实存在吗?对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怀疑,是因为每个人都做过梦,都有过梦的体验。

再设一问,思维呢?似乎也是很玄的东西,但人类通过表达证明了思维的存在。

说到灵魂,先人有过许多说法。当代最著名的一句: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说明即使是无神论者,也承认灵魂的存在。

我从不怀疑人是有灵魂的。如果没有灵魂,人们就不会纪念逝者,就不会有"永垂不朽"的说法。

我们修炼自己,既是修炼肉身,更是修炼灵魂。高贵的灵魂是指引人生的灯塔。

有人责怪杨绛先生没有利用自己的晚年身份,更直接有力地"推动社会进步"。我想引用中国青年报5月26日纪念文章中的一段话:2013年出版的《杨绛文集》中收录了她的三封信,都写于2001年。一封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舒乙,声明她和钱钟书不愿入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封写给文联领导,表示钱钟书不愿当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她也不愿违背其遗愿给文联的"豪华纪念册"提供十寸照片;最后一封信写给《一代才子钱钟书》的作者汤晏,表达了对他观点的不赞同:"钱钟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他的mothet tongue,他不愿意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

这三封信表达了杨绛先生对现实最冷静的认识,其坚决和彻底在今天看都令人感佩。至于她留下的那些文字,则可以帮助后人更清醒地了解中国曾经历过怎样的曲折。这无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杨绛先生的名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多么高贵的灵魂!

时尚辞典

# 不急

□ 张大仙人

教书法有几年了,常有学员或网友因为进步缓慢而焦虑。之所以焦虑,我想主要原因是多数人的审美观念不健全,这里说的审美不是简单的欣赏评价一幅作品,而是对生活的审美。

谈到生活的审美,首先要谈如何欣赏生活。这时想起王维的一首诗——《登辨觉寺》:

竹径从初地,莲峰出化城。
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
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
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

整首诗里全是景物,前三联写景,写色,写声,写人,最后一联"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叫人直见王维内心的佛性。我们也应试试"空居法云外"而"观世",心灵时常跳将出来观察自己和这世界的关系。不知大家有无看过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影片演到男主人公进入虫洞后,看到了各个时空里的自己和女儿,其实和王维的这首诗的意境非常相似,而王维没有坐飞船就可以做到这些,我们得学学,字写得不好又怎样,感到迷茫又怎样,能否回头看看自己的学书历程,看看自己写的第一张作业,重视一下自己已经掌握的技巧,而那些自己还没有得到的,不急,就在你的时光之旅中,不经意时就碰到了。

回来继续说"生活的审美"。如何去观察生活?要把"美""丑""善""恶"这类词语当做中性词,无有褒贬,无有喜恶,你的字,只是你的字,用一些很具体的语言来形容它,颜真卿是颜真卿的特点,你是你的特点,不要说"写得不好"。《多宝塔碑》是颜真卿四十三岁时写的,《蜀素帖》是米芾三十七岁时写的,他们从小所用的书写工具就是毛笔,我们一时之间写不成颜真卿、米芾那样是正常的,老颜、老米他们不会聊微信、不会用电脑,而我们都会。我们很少去数数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却都在看自己没有什么。

读木心的诗《从前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这首诗里,没有一个褒贬的字,只说从前慢,不说从前好,因为从前不好,今天不坏。从前慢,今天很急。

强词有理

# "网语倒灌"意味着什么

□ 刘静敏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日前发布《2015年网络语象报告》指出,网络语言低俗化已向纸媒等传统媒体渗透,一些市场类报刊为了吸引眼球,毫无尺度地使用网络粗俗不堪的字眼作为标题,有些传统媒体在"标准、格调、把关"等三大关口的不断"失守",使得传统媒体的语言运用频频"失范",形成令人担忧的"网语倒灌"现象。

在由键盘、字节、帖子建构的话语世界里,精致的表达传统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去意义"的吐槽、复述与谩骂。偶尔打开贴吧、微博以及时事热点网民评论栏,随处可见低俗、暴力以及侮辱性词语,这些评论并没有提出有依据的论点,也不以逻辑为根本。面对碎片化的网络信息,部分网民在不深入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情绪性的谩骂向公共空间不断宣泄。

网络低俗语言之所以"畅行其道",首先与某些网民天然的"表达习惯"有关。他们总是急于展现立场、急于刷存在感、急于去"击倒对方",因而难免倾向于选择攻击性极强的脏话恶语;其次,由于"信任割裂",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会默认对方是不可信任、不可说服的,如此一来,便随时以脏话"出招"或"接招",网络舆论场表现出的整体狂躁、偏激的氛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低俗语言"滋长的温床。最后,与一些主流网站的"推波助澜"也不无关系。他们罔顾社会责任,乐为低俗文化"站台",甚至对一些含有低俗网络流行语排行榜予以"正面报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低俗语言的生成与蔓延。

那么,本应是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为什么传统媒体也会"钟情"这些网络低俗语言呢?"网语倒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粗略地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粗俗不堪的词语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精心"包装",仿佛是一种语言创新——它们或者"借壳上市",如"碧池、叫兽、尼玛"等;或者"故作高深",如"TMD、SB"等;或者"借尸还魂",如"屌丝、绿茶婊、心机婊、小婊砸、逼格、撕逼"等,或者"处心积虑",如"土肥圆、矮穷矬、傻白甜"等。正是这些"创新性"的外衣,对语言的使用者尤其是年轻人构成了巨大的"诱惑"。其实,语言的创新首先表现为鲜活的语言形式的创新,而近几年来网络语新词的层出不穷,推动了现代汉语词汇的不断更新。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新生词汇都可以被定义为言语创新。低俗词语虽然也是网络语言的产物,但它们却同语言创新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语言创新是要创造出人们喜闻乐见、能给人以愉悦感的语言形式,而粗俗语言则是一种缺乏思想深度的、情绪化的语言表达方式。

"网语倒灌"也并不仅仅是个语言低俗的问题,相反,它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和文化气度密切相关。语言和文字是思想的影像。这些格调不高的词语,折射出使用者的一些心态,或是无伤大雅的自嘲,或是无奈之下的自我矮化。而审美价值的偏离和社会价值观的异化,则让粗鄙成为时尚,庸俗成为流行,语言、文化的格调品位下滑跌落。语言的粗鄙化、庸俗化与暴力化正是时下文化品位的折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低俗语言的背后,反映的是表达者以说粗话脏话为时尚、以粗鄙低俗为个性、以谩骂中伤为荣耀的"病态"思想,映射出的是他们心灵的枯萎审美的降低。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一个人一旦陷入低俗语言的泥淖,失去对文字规则、优美的信仰,势必整天脏话粗话"不离口",污言秽语"随身走"。

约翰·塞尔在《心灵、语言和社会》中曾经告诫我们:"生活形式的不同,决定了语言游戏的不同。任何语言游戏只能在它所在的那个生活形式中去理解。不懂一种生活形式,就不懂它所决定的语言游戏。"在一个开放、共生的社会中,粗鄙低俗的词语尽管不可能完全堵住,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维护汉语纯洁与健康的理由。因为语言的低俗化不仅会对汉语本身带来损害,而且将影响到民族素质的下降,致使人们丧失文化的自尊与自信,而失去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才是最危险的。

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是语言文字的使用者和传播者,多一点儿保护语言意识,从自我做起,从源头上遏制低俗语言的蔓延,才能彻底根除"网语倒灌"现象。

心灵小品

# 不必追

□ 倪凯源

曾在乱翻相册时无意发现你的旧照。简单的马尾,朴素的服饰,你抱着一本书,满脸认真,直愣愣地看着镜头,透着一股青春的倔强与冲劲,青丝在脑后安静低垂。我有些怔忡地转过头看着厨房奋力剁骨头的你,眉心与眼角的细纹清晰可见……

曾在整理衣柜时无意发现一个包裹,那里面衣服的颜色斑驳绚烂,如同春日般明媚。我问你这是哪里来的,你笑着说这是年轻时的衣服,现在没法穿了。我去看你的衣柜,黑灰蓝把所有的心绪填满,我竟找不到一丝鲜艳的颜色。我转头看向坐在沙发上缝被子的你,黑色的衣裳下,掩盖着岁月带走的轻狂与闪耀,你只静静坐着如同将所有娴静与温柔都倾注在一针一线上……

由于受到保守家风的影响,你不喜肌肤相亲。每当我伸开双臂凑近你时,你总是本能地很嫌弃地避开,或直接把我置于千里之外。到后来,我便无意再去拥抱你。而如今的你却主动靠近,乞求般与当初被逼迫分床的我协商与我同睡,并兴奋地没话找话直至我厌烦。你常在我吃饭时欢喜地看着,仿佛是你在享受美食一样。有时你会唠叨着三年之后我就很少再能吃你做的饭了,随后轻轻叹口气,仿佛明天我就会飞往天涯海角……

我的心开始难受起来:是否有一天,你会变得易怒敏感;是否有一天,你会变得迟钝耳背;是否有一天,你会变得健忘佝偻;是否有一天,你会变得言语不清;是否有一天,我将电话听筒拿起,却不知道天国的电话号码……

走在上学路上,感受到你的目送。

作家龙应台说过,"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妈,你不必追,我来找你。